

海权概念解读与南海争端省察

巩建华

(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广东湛江 524088)

内容提要 2009 年伊始,南海争端再起。南海问题涉及到中国的主权问题,笔者提出五个层次的“海权金字塔”概念,并指出“南海问题是系统性问题”,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和主权观念中解决南海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必须拿出新的务实、冷静、理性、有效的举措来应对。

关键词 南海争端 海权概念 争端省察

2009 年伊始,南海上空风云再起,南海争端再次撞入了人们的视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成长期”、体制和结构的“转型期”。在此过程中,南海面临着岛礁被侵占、海域被瓜分、资源被掠夺的战略难题。如果中央坚持和平路线,南海周边国家并不领情,必将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如果采取战争方式收复南海主权,必将破坏来之不易的良好外交环境,这给中央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然而,南海问题涉及中国的主权问题,如何正确理解海权概念,正确对待南海争端,对于解决南海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海权概念解读

学者们对海权有不同理解和应用,但基本观点是:海权就是对海洋或大海的控制权和利用权,而且大多数学者都把海权的强弱定位在海洋军力的强弱上,例如,有学者指出:“强大的海军是国内财富积累和民主发展的保证。”^①然而,笔者以为,所谓海权,就是指主权国家借助海洋军事力量,在公海和国际海域和在本国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内具有的国家权利、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在公海、国际海域可以进行自由航行和开发利用,在本国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内具有完全利用的能力。这一定义明确了海权的基本要素:海洋权力、海洋权利和海洋利益,抓住了海权的本质——“海洋权利”,抓住了海权的关键——“海洋权力”,抓

住了海权的根本——“海洋利益”。其中,海洋利益是指主权国家在特定海域获得的满足该国需要的社会形态。海洋权利是海洋权力确认和保障的主权国家所主张的海洋利益的法定资格,海洋权力则是主权国家在特定海域为了实现和维护海洋利益而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制约和支配力量。因此,海权既是一种主权国家在特定海域的主体资格确认,也是主权国家在特定海域展示主体资格的国家能力表达。

海权可以分为狭义海权和广义海权。狭义海权一般指海洋权力,具体说就是海洋军事控制权,即制海权。狭义海权本不应包括超越主权的制海权,但在国际上,把霸权主义获得的制海权也作为海权来看待,因此,在当今时代,超越主权范畴的海洋权力增强和海洋权利主张,虽然也是霸权主义的表现,但也属于海权范畴。在海洋政治和海洋军事叙事中,像马汉的海权理论和罗斯福的“海洋扩张战略”,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主权范围,其实质是“海洋霸权”,但仍然可以约定俗成地概括为海权。在笔者看来,广义海权是一个概念体系,谋取海洋利益、主张海洋权利、提升海洋军力,强化海洋观念等相关概念都属于海权范畴。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提出“海权金字塔”这一概念。“海权金字塔”将海权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观念层次的海权,主要表现为具有强烈的海洋观念、浓厚的海洋意识、深沉的海洋情感、深刻的

海洋思想和领先的海洋理论；第二层次是权利层次的海权，主要表现为海洋权利主张，如国家对海洋权利的立法确认、对外进行岛屿和领海主权宣示等；第三层次是战略层次的海权，主要表现为国家具有系统化的海洋经济战略、海洋政治战略、海洋军事战略、海洋文化战略等；第四层次是权力层次的海权，主要表现为海洋权力特别是海洋军事力量和海洋行政力量的加强等；第五层次是利益层次的海权，主要表现为海上安全自由航行、海岛的主权所有、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利益。在上述五个层次的海权中，观念层次的海权是基础性的海权，权利层次的海权是政治性的海权，战略层次的海权是政策性的海权；权力层次的海权是实力性的海权，是海权的关键所在，利益层次的海权是实质性的海权，是海权的核心。

中国海权的三个观察向度

从广义海权向度看，中国五个层次的海权都有待加强。基础性的观念层次的海权比较薄弱，尤其是国人大陆观念和陆权意识强烈，而海洋观念和海洋意识薄弱；政治性的权利层面的海权比较缺失，主要表现在，表达抗议、谴责和遗憾的消极场景多，主动宣示主权、对外威慑等积极动作少；战略性的政策层面的海权创新不够，突出表现在，国家层面的海洋政治战略不够清晰，海洋军事战略相对保守，权力性的实力层面的海权急需加强，主要表现在，海洋军事力量特别是大型舰船如航母发展严重滞后；利益性的实质层面的海权维护不力，集中体现在海岛被人占领、资源被人开发、海域被人瓜分。

从海权形成向度看，海权形成都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地理条件，国土要有一个方向面向海洋，至少也要有出海口。其次，要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要有相应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再次，要具备对外经贸往来的经济环境。复次，要具备对外扩张或主动防御的主观条件，不管是霸权主义的海权还是和平主义的海权，都需要主权国家具备一定的主观愿望。最后，具备能够促进国家海洋战略目标和海洋经济利益实现的能力。在历史上，海权强大的国家，都是该国具备了能够促成海洋战略目标和海洋经济利益实现的综合国力。目前，中国海权已经具备建立强大海权的所有

条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工业基础日益强大，对外经济往来日益繁荣，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积极防御措施不断加强，这些客观存在为我国走向海权强国创设了良好的基础。

从海权现实向度看，我国海洋航运通道安全境况严峻，海洋运输安全问题突出，海洋国土和海洋资源被严重侵犯，海洋资源遭到侵蚀，海岛被侵占，海域被瓜分，海洋军事安全存在潜在威胁。因此，提升中国海权，首先需要科学制订海洋军事战略，加快强化海洋军事海权。

南海争端省察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国家迅速崛起的情况下，南海问题表面上看是岛礁之争和海域之争，实质上是主权之争和资源之争。如果我国继续采取“韬光养晦”式的和平路线，只着眼于“近海防御”，而南海周边国家并不领情，必将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如果采取战争方式收复南海主权，必将破坏来之不易的良好外交环境，因此，南海问题是一个艰巨的国家战略难题，国家面临着战争与和平的两难战略选择，也给中央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处理不当，可能存在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首先，南海问题是系统性问题。南海是国际上重要的海上航道，它是中国取得地缘战略优势的地方，是美国全球战略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是日本保护的“海上生命线”，是越南的天然屏障，是印度近年来进入太平洋的觊觎之地。对菲律宾而言，南沙群岛是“正对其腰部的一把匕首”。因此，南海问题中呈现出多方利益格局。在南海“九段线”内，中、越、菲、马包括台湾在岛礁上部署了军事力量，印度尼西亚则霸占部分海域。目前已经形成“六国七方”对峙和角逐的局面、“四国五方”军事占领的武装割据格局，其中包含着多元力量结构：一是基于共同利益的东盟一致性整体力量，二是基于围堵遏制中国的美日同盟力量，三是基于拓展外交空间的台湾分裂力量。由此可以看出，南海问题呈现出系统属性。

其次，南海问题是结构非良的问题。第一，中国面临美国的全面封堵。中国的崛起引发了美日欧的集体恐慌，特别是美国绝不会轻易让中国挑战自己的霸权，在过去的封锁、遏制战略被打破的情况下，在和平演变战略不凑效的（下接第 5 页）

国际原油的定价权却依然被美国等国操纵就是明证。至于像荷兰这样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出现了“荷兰病”，陷入了资源诅咒的怪圈，可以解释为太多的易得的原油财富，导致失去了产业升级的激励。因为，荷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不存在明显缺陷，因此“荷兰病”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暂，经过纠正、调整，荷兰经济步入健康发展之路。

其实，资源诅咒并不局限在自然资源领域。人力、资本等资源同样也有可能陷入诅咒的陷阱。劳动力廉价丰富的地区亦很有可能陷入诅咒。20 世纪 60、70 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起飞初级阶段也是依靠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积累原始资本的。后经过成功的产业转型、提升，从而避免陷入劳动力诅咒的陷阱。中国大陆地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依靠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将大陆变成了“世界工厂”。如果我们不重视产业转型，仅仅乐意停留在制造中心的地位，则很可能陷入劳动力诅咒的陷阱。值得庆幸的是，我国政府和社会早意识到要进行产业转型，努力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培养创新型产业。

五、结 论

自然资源绝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这样的忠告早在各国发展的起步阶段就已经由刘易斯提出。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并不一定会得到增长；反之，资源匮乏的国家或地区，在经济日益开放，信息和运输日益发达，成本降低

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得到飞速的发展。日本、以色列、韩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只有合理地利用、管理自然资源，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方面同时努力，资源才能起到支持增长的作用。然而，在刘易斯 50 年之后的研究表明，大部分资源国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等人亦指出，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之一，其它三个即人力资源、资本和技术。值得注意的是萨缪尔森等在其《经济学》中介绍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时，特别强调“在当今世界上，自然资源的拥有量并不是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总之，与其说是资源的诅咒，还不如说是制度诅咒。资源是客观存在的财富，没有理由成为制度缺陷的替罪羊。任何情况下都重视制度建设，此乃世界各地正反两方面提供给我们的启迪。阿拉伯国家“茉莉花革命”也证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 [1]张景华.自然资源是“福音”还是“诅咒”：基于制度的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8(1)
- [2]李明利,诸培新.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述评[J].生态经济,2008(9)
- [3]程志强.资源诅咒假说：一个文献综述[J].财经问题研究,2008(3)
- [4]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7)版[M].第491页
(责任编辑 汤美芳)

(上接第7页) 情况下，美国采取了“围堵”战略。目前，美国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战略联盟，建立军事基地，部署了大量兵力，基本上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第二，中国在东部面临以美日韩菲澳为首的“亚洲北约”的围堵，美国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封锁住中国进入太平洋的前进道路。第三，日本在东海和钓鱼岛与中国形成僵局，美日插手台海事务，严重影响了台湾问题的早日解决，韩国与中国在黄海苏岩礁产生了矛盾，中国与东盟在南海形成主权之争。

总之，南海问题呈现出系统属性。存在多方利益格局与多元力量结构，“六国七方”组成了南

海问题的主体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内在的利益结构和力量结构的变化，左右着南海政治系统的内在秩序或失控关系，其外在的功能是，南海政治系统必然受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也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因此，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和主权观念中解决南海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必须拿出新的举措，务实、冷静、理性、有效的举措应对南海问题。

注释：

- ①张文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J],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第86页

(责任编辑 李毓良)